

春秋左傳正義

三





春秋正義卷第四



隱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和而不盟曰平

**疏**

注和而不盟曰

正義曰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燕暨齊平傳稱盟于濡上似平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實解怨和好之辭非要盟也彼自既平之後別為盟耳此與定十年及齊平皆傳無盟事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泚盟平後乃盟知平非盟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

于艾

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秋七月

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放此

**疏**

注雖無至放此

正義曰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

年四時具然後為年此注用公羊為說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也

宋人取長葛

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張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

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疏**

注秋取至易也正義曰經書冬傳言秋丘明為傳

例不虛舉經文獨以秋言此事明是以秋取冬乃告也冬告者告言冬始取耳故書之於冬若其使以冬至告言秋取亦當追書於秋八年傳曰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秋成冬告書之於秋明此以冬取告故書於冬也賈服以為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凡邑為他國所取皆是不能撫有之何故於此獨為惡鄭故杜以為上有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既言秋取取實在秋因其經文在冬遂言冬乘無備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





易也知此乘其無備而取之也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名通而規杜氏非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為公子戰於

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

更成注渝變至更成正義曰渝變也釋言文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變即更之義成則

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狐壤以來與鄭不和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服虔云公為

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案傳公賂尹氏而與之逃歸非鄭所釋安得釋而結平也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日侯于隨

春秋正義 張明  
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王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

晉大 夫 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

以示不審闕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相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注翼晉至

大夫 正義曰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者謂周成王滅唐始封唐叔以懷氏一姓九族及是先代五官之

長子孫賜之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為五行官長今襄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今云頃父之子嘉父者以頃

父舊居職位名號章顯嘉父新為大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父諸繫父為文者義皆同此也注諸地至放此正

義曰杜言不復記其闕者謂但言某邑而已下不云闕若鄂直云晉別邑及翼侯奔隨注云隨晉地鄭人侵衛牧注

云牧衛邑如此之類皆不言闕是也若不知何國之地者則言闕若虞公出奔共池公孫嬰齊卒于狸脰並注云闕



是也亦有雖知其國之地注亦云闕則隱十一年蘇忿生十二邑注陘云闕者以餘邑皆知所在唯此獨闕故也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弃惡結好故言始平

于齊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

請成于陳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

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公子佗陳侯

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君

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相公之謂

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雖欲救之其

春秋正義四

三

三

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

不可鄉邇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其猶可撲滅

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周任周大夫曰為國家者見惡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蕝崇之絕其本

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蕝積也崇聚也疏

五月庚申正義曰案經盟于艾亦在五月傳略不言月庚申之日須月以統之故別言五月他皆放此秋

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

於宋衛齊鄭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



以稱命己國不足旁請鄰注告饑至之賢 正義曰

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疏王使至魯皆應書經此獨

不書故解之以人情怒之不得自不輸粟空告他人故知

己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定五年歸粟于蔡尚書於

經此不書者魯以往歲螟災故己國饑困所輸不多宋鄭

之賢諸無經之傳皆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相王

意有所見悉皆放此即位

周鄭交惡至是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

乃朝故曰始

周之東遷至晉鄭焉依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采

幽王肅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善鄭以勸來

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

者猶懼不旣旣至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王三十八 春秋正義四

為相五年諸侯疏注周相至焉依 正義曰桓公是周

從王伐鄭傳公黑育事見桓十八年傳也幽王娶

申女為后生太子宜曰後得褒姒嬖之生子伯服廢申后

逐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宜曰奔申申侯乃與犬

戎共攻幽王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

立宜曰是為平王以西都福戎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平王

東遷洛邑毛詩尚書國

語史記皆略有其事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無傳叔姬伯

是歸者待年於父母疏注叔姬至故書 正義曰女嫁

國不與嫡俱行故書於他國皆有姪娣與適俱行則

所尊在適書適不書姪娣叔姬待年之女年滿特行故書

其歸魯女嫁於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

書固是常例賈云書之者刺紀 滕侯卒傳例曰不書

以叔姬傳無其事是妄說也名未同盟也



滕國在沛國 **疏** 滕侯卒 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子

公丘縣東南 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

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

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亡滕案齊景之卒在

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為君而云齊景云

滕為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

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 **夏城中**

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

**丘** 城例在莊二十九年 齊侯使其弟年來

聘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 **疏** 注諸聘至元年 正義

相存問例在襄元年 命束帛加璧以致享鄭玄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

惠也是執玉帛以相存問也玉人職云環圭璋璧琮八寸

以規聘注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案聘禮圭以聘君璋以

聘夫人既行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玄注小

行人云使卿大夫規聘降其君瑞一等則侯伯之臣圭璋

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云圭以馬璋以

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注云二王之後享

**疏**

滕侯卒

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子

**疏**

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

**疏**

滕為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

**疏**

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

**疏**

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

**疏**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

**疏**

命束帛加璧以致享鄭玄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

**疏**

惠也是執玉帛以相存問也玉人職云環圭璋璧琮八寸

**疏**

以規聘注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案聘禮圭以聘君璋以

**疏**

聘夫人既行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玄注小

**疏**

行人云使卿大夫規聘降其君瑞一等則侯伯之臣圭璋

**疏**

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云圭以馬璋以

**疏**

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注云二王之後享

**疏**

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餘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

**疏**

琮以錦子男享大國之君琥以繡享

**疏**

大國夫人璜以黼是玉帛之文也

**疏**

秋公伐邾冬天

**疏**

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子

**疏**

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

**疏**

滕為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

**疏**

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

**疏**

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

**疏**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

**疏**

命束帛加璧以致享鄭玄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

**疏**

惠也是執玉帛以相存問也玉人職云環圭璋璧琮八寸

**疏**

以規聘注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案聘禮圭以聘君璋以

**疏**

聘夫人既行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玄注小

**疏**

行人云使卿大夫規聘降其君瑞一等則侯伯之臣圭璋

**疏**

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云圭以馬璋以

**疏**

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注云二王之後享

**疏**

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餘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

**疏**

琮以錦子男享大國之君琥以繡享

**疏**

大國夫人璜以黼是玉帛之文也

**疏**

秋公伐邾冬天

**疏**

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子

**疏**

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

**疏**

滕為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

**疏**

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

**疏**

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

**疏**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

**疏**

命束帛加璧以致享鄭玄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

**疏**

惠也是執玉帛以相存問也玉人職云環圭璋璧琮八寸

**疏**

以規聘注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案聘禮圭以聘君璋以

**疏**

聘夫人既行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玄注小

**疏**

行人云使卿大夫規聘降其君瑞一等則侯伯之臣圭璋

**疏**

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云圭以馬璋以

**疏**

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注云二王之後享

**疏**

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餘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

**疏**

琮以錦子男享大國之君琥以繡享

**疏**

大國夫人璜以黼是玉帛之文也

**疏**

秋公伐邾冬天



執也至如定四年以沈子嘉歸經云殺之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囚諸負暇既有囚殺之文容或是執若直言以歸無囚殺之事者則非執者也春秋有文同事異此即其類也劉君引沈子邾子云以歸者皆執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

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盟以名告神故薨亦

以名告同盟 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

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

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謂之禮經周公所制禮

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

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傳博采眾記故始開

凡例特顯此二疏凡諸至禮經 正義曰諸侯者公侯

句他皆放此伯子男五等之摠號侯訓君也五等

之主雖爵命小異而俱是國君故摠稱諸侯也諸發凡者

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丘明采合舊語以發明史例

雖意是舊典而辭出丘明非全寫舊語同盟稱名薨則赴

以名是周公之舊典其告終稱嗣以下乃是解釋赴意非

舊語也僖二十三年又發例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

禮也直言赴名是禮不言繼好是禮繼好息民是禮之大

意非禮之實明是丘明言此以解赴名之意彼云禮也此

云謂之禮經其事一也言謂此赴名為禮之常法丘明之

意言周公謂之然也謂之禮經雖指此一事諸發凡者莫

不盡然以此為例之初故特言之 注此言至放此 正

義曰凡例是周公所制其來亦無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

則是先聖謂之非丘明自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

代大典周公所制故知凡例亦是周公所制此言凡例則

云謂之禮經下言凡例則云不書于策以此明所謂禮經

皆當書策從傳之首至此始開凡例故特顯此二句二句

者謂之禮經是一句與不書于策為二句也然則九年凡



雨自三日以往為霖不以為始而遠取十一年云始開凡例者以九年唯記當國雨雪之事史策舊文非是赴告國家大事之例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秋宋及鄭平七

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

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初戎朝于周發

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於公卿如冬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傳言

凡伯所注朝而至卿寺正義曰朝於天子獻國之以見伐

疏所有亦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今者如

晉時諸州年終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

風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釋名

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

陳五父如鄭涖盟涖臨也壬申及鄭伯盟敵

如忘志不在於敵血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

矣洩伯鄭洩駕鄭良佐如陳涖盟良佐鄭大夫辛巳

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恣言之也

皆為相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



請妻之 以忽有 鄭伯許之乃成昏 為鄭失

至出 **疏** 歃如忘 正義曰歃謂口含血也當歃止之時如似遺忘物然故注云志不在於歃血也

服虔云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盟載之辭在於簡策祝史讀以告神非歃者自誦之何言忘載辭也且忘否在心五父終不自言己忘洩伯安知其忘而譏之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

亭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

邑在琅邪 費縣東南 庚寅我入祊 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 **疏**

注宛鄭至東南 正義曰內鄉貶則去族外鄉貶則稱人外無去族之理今宛無族傳無譏文故知未賜族也傳言

春秋正義四

八

林

鄭釋泰山之祀使來歸祊知祊是鄭祀泰山之邑鄭以相公之故受邑泰山之下天子祭泰山必從往助祭使共湯沐焉故公羊謂之湯沐之邑既有此邑因立別廟劉炫云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有此邑邑內有鄭宗廟之

祀蓋祀相 武之神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無傳襄六年傳

曰杞相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

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 **疏** 注襄六至以名 正義曰

杞相公者蔡自春秋以來未與魯盟疑與惠公同盟故引杞相為例杞相與成公同盟而以名赴襄公傳曰同盟故

也則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故疑蔡與惠盟故以名赴隱也同盟稱名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彼

父雖薨得以名赴彼子以此名嘗與彼父對稱故也若父與彼盟彼君雖在此子不得以其名赴以此名未與彼君



對稱故也辛亥宿男卒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

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已君之名以啓神明故薨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

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丘明

所得記注本末疏注元年至備故正義曰於例盟以不能皆備故國地則地主與之元年盟于宿知宿

與盟也魯宋俱是微人宿君必不親與知宿亦大夫盟也盟禱雖異俱是告神荀偃之禱先稱君名知大夫聚盟亦

各稱君名臣盟既稱君名則君薨得以名赴宿君之卒宜以名赴魯今宿男不名自不以名赴非法不得也故引僖

二十三年傳例以明之言其赴不以名雖知亦不得書也諸君不親盟而以名赴魯注云大夫盟於某者義皆出此

衛冀隆難杜云周人以諱事神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禱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

君名乎杜必為此解者以諱事神謂諱神之名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祖之類山川之神尊於諸侯故尚書武成告

名山大川云有道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杜云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若七年滕侯卒傳

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及桓二年公至自唐凡公行告于宗廟是或發於始事也宣四年凡弑君稱君及僖二十

六年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是或發於後也云因宜有所異同者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君嫌歸生無罪及宣五年高

固來逆叔姬嫌見偏成昏故傳因以明之是也云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者但杜又自疑以為諸例皆

應從始事而發在後發者以記注周公舊凡不繫於始事繫於後事丘明作傳因記注所繫遂以發之如杜此言則

周公舊凡於記注之文散在諸事丘明秋七月庚午作傳因記注之文發例故或先或後也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固



地

**疏**

注齊侯至周地

正義曰春秋之例國以大小為

公也此盟平宋衛也齊為會主則齊宜在上今宋在齊上故特解之由宋敬齊侯與衛先遇故齊侯尊宋使為會主瓦屋既闕知是周地者以其會于温盟于瓦屋會盟不得相遠温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也

八月葬

蔡宣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

于浮來

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

有公來山號

**疏**

注莒人至來間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卿盟于翟泉沒

正義曰僖二十九年

公不言貶卿稱人直言會某人某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莒人乃對會公侯故解之莒是小國卿當稱人非貶辭也

螟

無傳

冬十有

二月無駭卒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

於鄭

有會期

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

宋敬

衛侯許

之故遇于大丘

大丘垂也地有兩名

**疏**

注大丘至兩名正義曰地有兩名新舊

改易者傳則言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此大丘與垂兩名俱存故傳不言實釋例曰若一地二名當時並存則直兩文互見黑壤大丘時

鄭伯請釋

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成王營王城有



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枋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枋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孫

**疏**

注成王至之田正義曰成王營邑於洛以為

居土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為魯朝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亦受枋田以為湯沐之邑枋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枋無所用故欲以枋易許許田近鄭枋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慮將不

二日

春秋正義四

十一

名

許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言奠祚言田周公之祀不絕也云已廢泰山之祀者謂天子不復巡守鄭家已廢此助祭泰山祭祀之事無所祭祀故欲為魯祀周公其實廢來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為魯祀周公故云已廢耳方便遜辭以求於魯也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於有闔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闔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枋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各湯沐但向京師主為朝王從王巡守主為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為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為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杜言近許之



田是用公羊為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為名  
劉君更無所馮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各許非由近許國始

名為許以規杜氏非其義也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

於此遂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昇之政

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

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

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

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疏注鍼子至後祖正義曰

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

以配為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

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馬氏金山四日

即去而有啓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說鄭以配

為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

案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

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玄以祖為較道之祭也先

為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于鄭乃云

先配而後祖寧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

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引楚公子圍告廟

周人

正義曰

賈逵

金山四日

鄭以配

馬氏

陳一

鄭玄

案傳

既言

入于

鄭乃

云云

在陳

譏之

何須

云云

田是用

公羊

為說

杜依

公羊

之傳

邑實

近許

故以

許為

名

劉君

更無

所馮

直云

別有

許邑

邑自

各許

非由

近許

國始

名為

許以

規杜

氏非

其義

也

夏虢

公忌

父始

作卿

士于

周人

於此

遂

四月

甲辰

鄭公

子忽

如陳

逆婦

媯辛

亥以

媯氏

歸甲

寅入

于鄭

陳鍼

子送

女先

配而

後祖

鍼子

曰是

不為

夫婦

誣其

祖矣

非禮

也何

以能

育

鍼子

陳大

夫禮

逆婦

必先

告祖

廟而

後行

故楚

公子

圍稱

告莊

共之

廟鄭

忽先

逆婦

而後

告廟

故曰

先配

而後

祖矣

以配

為成

夫婦

也禮

齊而

未配

三月

廟見

然後

配案

昏禮

親迎

之夜

衽席

相連

是士

禮不

待三

月也

馬氏

金山

四日

即去

而有

啓生

焉亦

不三

月乃

配是

賈之

說

鄭以

配

為同

牢食

也先

食而

後祭

祖無

敬神

之心

故曰

誣其

祖也

案昏

禮婦

既入

門即

設同

牢之

饌其

間無

祭祀

之事

先祭

乃食

禮無

此文

是鄭

之妄

也鄭

玄以

祖為

較道

之祭

也先

為配

匹而

後祖

道言

未去

而行

配案

傳既

言入

于鄭

乃云

先配

而後

祖寧

是未

去之

事也

若未

去先

配則

鍼子

在陳

譏之

何須

云送

女也

此三

說皆

滯故

杜引

楚公

子圍

告廟

之事

言鄭

忽先

逆婦

而後

告廟

故曰

先配

而後

祖此

時忽

父見

在計

告廟

以否

當是

莊公

之事

而譏

忽者

楚公

子圍

逆者

雖受

父命

當自

告廟

且忽

先為

配匹

而後

告祖

見其

告祖

方始

譏之

知忽

自告

祖也

或可

鄭伯

為忽

娶妻

先逆

而後

告廟

鍼子

見而

譏之

公子

齊人

卒平

宋衛

于

鄭秋

會于

溫盟

于瓦

屋以

釋東

門之

役禮

鄭秋

會于

溫盟

于瓦

屋以

釋東

門之

役禮

鄭秋



也 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 八月丙

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言鄭伯不以號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

稱人略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 疏 注言鄭至丙戌正義曰庚午之後

十六日而有丙戌二十一日而有辛卯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其間不容一月是八月不得有丙戌更遙一周則

丙戌去庚午七十七日八月亦不得有丙戌是明丙戌為日誤長歷推七月丁卯朔四日庚午至二十日是丙戌九

月丙寅朔二十六日辛卯其月二十一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十日丙午二十日丙辰二日戊戌十四日庚戌二

十六日壬戌未知丙戌二字孰為誤也不直云日誤而檢上下者因傳明文故顯言之他皆放此 公及

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公尋之

故曰以成紀好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 齊侯來告稱秋和三國 公

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

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鳩集也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

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 立有德以為諸侯 因生以賜

姓 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 胙之土而命之氏

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 諸侯以字 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 為

謚因以為族 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 官有世功則有



官族邑亦如之

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皆稟之時君

公命以

字為展氏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

為展

**疏**

注因其至媯姓正義曰陳世家云陳胡公

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居于媯

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

曰有夏肸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媯命

氏曰陳其事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

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目也

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

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

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氏猶家也傳

稱盟于子哲氏逐瘳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為

氏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

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

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

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

為正姓高祖為庶姓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

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



世享祀者方始賜之無大功德任其興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公之同姓蓋亦自氏祖字其異姓則有舊族可稱不世其祿不須賜也衆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命氏據諸侯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爲國君者亦當王賜之族何則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侯之臣義無異也此無駭是卿羽父爲之請族蓋爲卿乃賜族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爲其極旣登極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爲卿以其位絕等倫其族不復因故身未被賜無族可稱魯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名也或身以才舉暫升卿位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雖爲卿竟不賜族羽父爲無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華氏知其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由此而言明有竟無族者魯之翬挾柔溺名見於經而其後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爲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爲之非復吾鳴譯列日子

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其言自有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晉語稱炎帝姓姜則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而云賜姓曰姜者黃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夷更使爲一姓之祖耳非復因舊姓也猶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黃帝姓也諸侯至爲族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爲族也爲謚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謚因將爲族以謚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謚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釋例曰舊說以爲大夫有功德者則生賜族非也至於鄭祭仲爲祭封人後升爲卿經書祭仲似生賜族者檢傳旣無同華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



子則以配字為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  
凡公之弟相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即其人也而其  
後為子人氏不以仲叔為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為  
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  
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  
君之命也叔肸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  
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  
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  
以字為族者謂公之曾孫以王父之字為族也諸侯之子  
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  
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  
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  
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  
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非氏  
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  
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

春秋正義四

十六

宋

之字為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  
據曾孫為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  
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  
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肸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  
故杜注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  
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  
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  
耳其公孟彊世本以為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彊與季友仲  
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必如  
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立孫以外爰及  
異姓有新升為卿君賜之族蓋以此卿之字即為此族案  
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字計督  
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  
而賜族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 注謂取  
至時君 正義曰舊官謂若晉之士氏舊邑若韓魏趙氏  
非是君賜則不得為族嫌其居官邑不待公命故云皆



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服虔止謂異姓又引宋司  
城韓魏為證韓與司城非異姓司城又自為樂氏不以司  
城為族也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

也字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

月大雨震電正義曰說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電陰  
陽激曜也河圖云陰陽相薄為雷陰激陽為電然

則震是雷之劈歷電是雷光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劈  
歷破之雷之甚者為震故何休云震雷也大雨雪正

義曰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  
見雨從天下自上下者因即以雨言之雨蝻亦稱為雨故

下雪稱雨雪也平原出水為大水直書大水平地尺為大  
雪不直書大雪而云大雨雪者水則從天入地出地乃為

大亦小三子王春秋正義四

多見其在地之多言其出水之大故不言大雨水雪則自  
天而天下即委之於地見其自上而下言其下雪之多故

言大雨雪水則俯視雪則仰觀故挾卒無傳挾魯大  
立文有異其大雨電亦與雪同夫未賜族

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在琅邪華縣

東商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

也書癸酉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

始雨日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凡雨自三日以

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為時失

往為霖此解經書霖也而平地尺為大雪疏



注此解至經誤 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

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 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

不王不共王職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

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入郛在五

年伐邾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

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更告之冬公會齊侯

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

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

伏疑計六春秋正義四

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公

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耻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

我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

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

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從之戎

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

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

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戎師大奔後



不復也。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

丈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疏**正義曰嘗冠

遠去知戎必逐之逐其去者必有所獲獲謂獲鄭人也。在先

者見逐有所獲不復顧後必務在速進謂棄其後者獨自先

進進而遇覆必速迴奔走後者不救則是無繼續矣無繼則

易敗如是乃可以解患服虔云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

自務進言其貪利也其言見獲者當謂戎被鄭獲也鄭人速

去以誘之安得獲戎也在先者已被鄭獲重進者將復為虜各

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貪利也此則不言可解無故以解亂之

注為三至死也。正義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

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

秉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殪死也釋詁文。十一月至戎師

正義曰此即上傳所說擊戎之事史官得其戰狀乃裁約為

之辭經之所陳皆是此類既不書經故準經為文以摠之。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立。

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夏暈帥師會

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

### 齊人鄭人伐宋

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

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疏**注公子至七

暈專行非鄧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正義曰

傳稱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命也貪會二國之君

自求其名時史疾其專進故貶去公子公子義與氏同故

以氏言之中丘之會計君自親行今齊鄭稱人是使微者

從之也於例師出與謀曰及傳稱盟于鄧為師期公既與



案四年翬固請而行故貶去其氏此直言羽父先會齊  
僕鄭伯無固請之文亦貶之者又公子豫會邾人鄭人以  
不待公命而經不書此翬亦不待公命而經書者翬於四  
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固請也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故  
於此而略耳豫會邾人鄭人本非公命故不書此則公會  
齊鄭于中立已為師期翬又請公先會先會則是君命故  
以書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齊鄭後期故  
公獨敗宋師

書敗宋未陳也敗例 疏 注齊鄭至宋地 正義曰案傳  
在莊十一年管宋地 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挑然後公

敗宋師則知老挑之會謀與宋戰彼與 辛未取郟辛  
公謀戰而公獨敗宋師知齊鄭後期也

已取防 鄭後至得郟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  
師待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高平昌邑縣

西南有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  
西防城 二 毛俊

伐戴鄭伯伐取之 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  
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

易也戴國今陳留外 疏 注三國至戴城 正義曰案傳  
黃縣東南有戴城 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

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但取者雖據克  
巴之文其克得師眾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注云

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非前敵之易  
何能覆而取之故釋例曰如取如攜然則凡言取者皆易

辭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非也沈氏亦云今日圍明  
日取故知易也公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所用

之義地理志云梁國留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  
古者留戴聲相近故鄭立詩箋讀俶戴為熾留是其音大

同故漢於戴國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留縣於晉屬陳留

得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立



癸丑盟于鄧為師期

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

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

**疏**

注尋九至魯地

正義曰九年傳稱會于防謀伐宋未及伐宋而更

為此會為師伐宋之期知是尋防會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犂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

伐宋

言先會明非公本期釋翬之去族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

伯于老桃

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

**疏**

注會不至日誤 正義曰六月無戊申者下有辛巳取防亦在六月之內戊申在辛巳之前三十二日不得共在一月上有五月今別言六月知日誤月不誤長歷推壬戌六月丙辰朔三日戊午五日庚申未知二者孰誤

春秋左傳卷之四

春秋左傳卷之四

二十一

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

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

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郟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

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

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

不貪其

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勞者叙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饗餼謂之郊

勞魯侯爵尊鄭伯爵

**疏**

注勞者至王爵

正義曰聘禮

卑故言以勞王爵

**疏**

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

幣勞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周禮司儀曰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皆不言以饗餼勞案禮饗餼乃是既相



見致大禮不應於郊以設之杜意蓋以孰食曰饗生牲曰餼以勞客於郊必有牲饌故以饗餼言之非謂大禮之饗餼也勞禮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凡近郊勞皆君自行遠郊使鄉竟首使大夫掌客又云上公五積皆眡殮牽侯伯四積子男三積是賓入竟之後有致積之禮積雖是牽亦或有孰或在郊致積故謂之郊勞沈依聘禮注其郊之遠近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

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

不伐宋也

秋七

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

鄭師還駐兵於遠郊

宋人衛

人入鄭

宋衛奇兵乘虛入鄭

蔡人從之伐戴

從宋衛伐戴也

八

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

三國

春秋正義四

一五

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

召蔡人

伐戴乃召之

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言鄭取之易也

**疏**

注三國至通稱伯合圍之不言圍戴者本意圍三師不圍戴也不言

正義曰三國之軍在戴城下故鄭圍三師者今日圍明日取圍之不久經以取告不以圍告三國經皆稱人於例為將卑師少而傳言三師故辨之師者軍旅之通稱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

**疏**

注報入至四日

正義曰九月無戊寅者經有十月壬午長歷推壬午十月二十九日戊寅在壬午

之前四日耳故九月不得有戊寅上有八月下有冬則誤在日也

冬齊人鄭人入

邾討違主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

**疏**

十有一年至來朝正義曰十下言有者于實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略故傳不言有

相七年穀伯鄧侯別言來朝此兼言來朝者彼別行禮此同行禮由同時行禮當長者在先故爭之

夏公

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邾也焚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

秋七月壬

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許昌

**縣疏**

注與謀至昌縣正義曰與謀曰及宣七年傳例也傳稱會于邾謀伐許是公與謀也譜云許姜姓

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

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初楚滅之地理

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為

冬十

楚所滅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作相改曰許昌

冬十

有一月壬辰公薨

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

**疏**

注實弒至諱也

正義曰他君見弒則書弒魯君見弒則書薨公薨例皆地此公又不地故解之言魯史策書所諱也不忍言君之見

弒又不忍言其僵尸之處諱而不書故夫子因之傳不言書曰知是舊史諱之也董狐書趙盾弒君仲尼謂之良史

不書君弒則是史之不良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為人臣者或心實愛君為諱愆過或志在疾惡故章賊名雖事

跡不同而俱是為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涂僖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尼之善董狐知為史必須直也

以丘明之禮諱惡知為史又當諱也釋例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微諫見志造膝詭辭執其是而諫其非不必其得

蓋臣救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執



君而自刑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錄而善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殷有三仁此之謂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鄭伯駭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徒俱實見弑而以卒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非獨魯史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魯國薛縣

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

之上正也上正卜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

之庶姓非周之同姓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

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

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

為後盟載書皆先同姓例在定四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

諸任齒薛任姓齒列也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

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疏注薛魯國薛縣正義曰

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冑為

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為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車正奚

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注薛祖至之前正義曰定元年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是夏

所封也注卜正卜官之長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卜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卜師卜人龜人筮人大卜為之長正訓

長也故謂之卜正注庶姓至姓也正義曰周禮司儀職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鄭玄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者也是庶姓非同姓也周之至為後正義曰賈逵以宗為尊服虔以宗盟為宗之盟孫毓以為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杜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共獎王室未聞離遯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叙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謂之宗盟魯人之為此言見其重宗之義執其宗盟之文即云無與異姓然則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復言族燕不得有異姓也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此之謂也異姓為後者謂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者耳其春秋之世狎主齊盟者則不復先姬姓也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是用王命而盟也召陵之會劉子在焉故祝佗引踐土為比為有王官故也宋之盟楚屈建先於趙武明是大國在前不先姬姓若姬姓常先則楚不得競也且言周之宗盟是唯周乃然故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是言餘盟不先姬姓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故鄭康成注禮記云朝覲爵同同位若然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玄云言諸侯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若如此言則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實以爵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禮記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覲禮於方明之壇鄭言諸侯見王之位亦引明堂位為說是則諸侯摠見皆以爵為班雖不分別同姓異姓其受禮之時爵同者猶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事以喻己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



諸任齒朝於彼國自可下主國之宗諸侯聚盟不肯先盟  
主之宗也注薛任姓齒列也正義曰世本氏姓篇云

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禮記  
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齒亦齡也然則齒是年之別名

人以年齒相次列以爵位相次列亦名為齒故云齒列也夏公會鄭伯于邾謀

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

宮大宮鄭祖廟公孫闕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闕鄭大夫

潁考叔挾輶以走輶車子都拔棘以逐之

子都公孫闕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秋七月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傅於許城下

春秋正義四

二十六

余

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以先登螿弧旗名子

都自下射之顛顛隊而死瑕叔盈又以螿弧登

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徧也鄭師畢

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

在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故

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

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

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



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

借手于我寡德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

億父兄同姓羣臣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

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弟共叔

鬻也段出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

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

獲若寡人得没于地以壽天其以禮悔禍

于許言天加禮於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許而悔禍之無寧寧也春秋正義四

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

謁告也婦之父其能降以相從也降降無滋他族

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

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繫齊以享

謂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

亦聊以固吾圉也圍邊乃使公孫獲處許

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

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王



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鄭亦周之子孫

夫許大岳之削也

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削繼也

天而既厭

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

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

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

刑法也

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

後人

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

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

貶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

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

春秋正義四

二十八

張明

行亦卒之行列疾射穎考叔者故今卒及行間皆詛之

君子謂鄭莊公失政

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

威刑是以及邪

大臣不睦又不

邪而詛之將何

益矣

**疏**

挾轉以走正義曰廟內授車未有馬駕故手挾以走轉轉也方言云楚衛謂轉為轉服

虞云考叔挾車轉箠馬而走古者兵車一轉服馬夾之若馬已往轉不可復挾且箠馬而走非捷步所及子都豈復

乘車逐之注達道方九軌也正義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炊宮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

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

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說爾雅者皆以為四道交出復有方通故劉炫說過以達為九道交出也今以為道方九



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達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內獨有其涂故傳於鄭國每言達也故相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達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達路劉君以爲國國皆有達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 注螿弧旗名正義曰周禮諸侯建旂孤卿建旒而左傳鄭有螿弧齊有靈姑鉦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有蜂旗卿之旗也其名當時爲之其義不可知也 注弟共至元年 正義曰莊公之弟逃於四方故知唯是共叔段也說文云餽寄食也以此傳言餽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昭七年傳云饋於是鬻於是餽余口釋言云餽饋也則餽是饋鬻別名今人以薄鬻塗物謂之餽紙餽帛則餽者以鬻食口之名故云餽其口也 注謁告至曰媾 正義曰謁告也釋詁文婦之父曰昏釋親文也媾與昏同文故先儒皆以爲重昏曰媾

注絜齊至之祀

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

之祭周語曰精意以享禋也是絜齊以享謂之禋享訓獻

也言絜清齊敬以酒食獻神也禮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

者若其受許之士則當祭許山川故知祀謂許山川之祀

注圍邊垂也 正義曰釋詁云圍垂也舍人曰圍邊垂也

注此今至京兆 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

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鄭也

且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

兆也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

是爲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

史伯爲桓公謀取虢郟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郟受之後

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郟之

地然則傳云先君新邑於此謂武公始居此也史記鄭世

家稱虢郟自分十邑獻於桓公桓公竟國之案鄭語桓公

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郟非獻邑也

馬遷之言皆謬耳昭十六年傳子產謂韓宣子曰我先君



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以艾殺此地而共處之者謂寄祭與賄之時商人即與俱行耳非桓公身至新鄭注大岳

至繼也正義曰周語稱共工伯鯀二者皆黃炎之後言鯀為黃帝之後共工為炎帝之後炎帝則神農之別號周

語又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達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

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以此知

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大岳許國是其後也胤繼也釋詁文舍人云胤繼世也禮

經至嗣者也正義曰經謂紀理之若詩之經營經始也國家非禮不治社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家安定

社稷以禮教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故禮所以次序民人利益後嗣經國家猶詩序之言經夫婦也

注百人至詛之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制軍之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此言二十五人為行者以傳先卒後行

殺大於犬知行之人數少於卒也軍法百人之下唯有二

十五人為兩耳又大司馬之屬官行司馬是中士軍之屬官兩司馬亦中士知周禮之兩即此行是也周禮之行謂

軍之行列知此行亦卒之行列也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疾射穎考叔者令卒及行間祝詛之欲使神

殺之也一卒之內已用一豶又更令一行之間或用雞或用犬重視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

例用一牲不用二也豶謂豕之牡者爾雅釋獸豕牝曰豶豶者是牝知豶者是牡祭祀例不用牝

且宋人謂宋朝為艾豶明以雄猪喻也王取鄔劉二

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西北有劉亭**焉邗之田于鄭而**

**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疏**注蘇忿至公也

正義曰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尚書立政稱周公告大史曰司寇蘇公是其事也



温今温縣原在沁水縣西締在野王縣西南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隰

郟在懷縣西南橫茅在脩武縣北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盟今盟州

今州關陘在脩武縣北懷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橫茅隘屬汲郡餘皆屬

河內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怒而行之

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

人之不至不亦宜乎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為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

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疏注息國至息縣正

大勇少義春秋正義曰

義曰世本息國姬姓此息侯伐鄭責其不親親知與鄭國同姬姓也莊十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其初則不知誰之子何時封也地理志汝南郡有新息縣故息國也應劭云其後東徙故加新若其後東徙當云故息何以反加新字乎蓋本自他處而徙此也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

德鄭莊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

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斷犯五不韙而

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冬十月

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

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



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

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

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

師出臧否

亦如之

臧不謂善惡得失也滅而告敗勝雖及滅而告克此皆互言不須兩告乃書

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疏**

凡諸

至于策正義曰此傳雖因宋不告敗而發此例其言諸侯有命非獨為被伐之命故注云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謂諸是大事崩卒會盟戰伐克取君臣乖離水火災害經書他國之事皆是來告則書不告則否來告則書者或彼以實告改其告辭而書之或彼以虛告因其虛言而記之立文褒貶章示善惡雖復依告者多不必盡皆依告衛獻公之出奔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各在諸侯之策及其書經則云衛侯出奔齊如此之類是改告辭也晉人之敗

六四一山辛四八

春秋正義四

三十一

史

秦也傳稱潛師夜起以敗秦于令狐秦實未陳不與晉戰晉人諱昔前言妄以戰告及其書經乃言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如此之類是因虛言也雖復或因其虛或改其實終是歸於勸戒得告乃書也不然則否者雖復傳聞行言實知其事但非故違來告知亦不書所以慎謬誤辟不審若楚滅六蓼臧文仲歎而為言魯非不知但無命來告故不書也師出臧否亦如之者傳因被兵發例嫌出師伐人不必須告故重明之雖及滅國者既據侵伐發例又嫌滅國事重不待告命故更明之言不書于策者明告命大事皆書於國史正策以見仲尼脩定悉因正策之文

注臧

否至乃書

正義曰不言勝敗而言臧否者明其臧否之言非徒勝敗之謂故知是善惡得失揔謂理有曲直兵有

疆弱也狄伐邢之類非狄能告也楚滅庸之徒非庸能告也故知敗克互言不須兩告乃書也且哀元年傳曰吳入

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

羽父請殺相公將以



求大宰

大宰官名

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

矣

授相位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

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

羽父懼反請公于相公而請弒

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

內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

鄭人囚諸尹氏

尹氏鄭大夫

賂尹氏而

禱於其主鍾巫

主尹氏所主祭

遂與尹氏歸而立其

主

立鍾巫於魯

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

社圃園名

館于寯氏

館舍也寯氏魯大夫

壬辰羽父使賊弒公

于寯氏立相公而討寯氏有死者

欲以弒君之罪加寯

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

不書葬不成喪也

相弒隱集立故喪禮

不

注大宰官名

正義曰周禮天子六卿天官為大宰諸侯則并六為三而兼職焉昭四年傳稱季孫

羽父名見於經已足知矣而復求大宰蓋欲令魯特置此

官以榮已耳以後更無大宰知魯竟不立之

討寯氏有死者

劉炫云羽父遣賊弒公公非寯氏所弒公在寯氏而死遂誣寯氏弒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寯氏所弒也討

寯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摠誅之注欲以至無據

正義曰劉炫云欲以弒君之罪加寯氏則君非寯氏所弒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汙其官也傳言此

者進退無據進誅寯氏則實非寯氏弒君退舍寯氏則無弒君之人是其進退無據也



春秋正義卷第五

孫平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桓公

正義曰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三年薨世本

桓公名執世族譜亦為執謚法辟土服遠曰桓謚法非一略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為此謚他皆放此是歲歲

在亥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

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

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

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

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齊侯呂伋以二于戈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

使居憂為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

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即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

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

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相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相公即合改元

不假踰年方行即位猶如晉厲被弒悼公即位改元今桓雖實篡立歸罪為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

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相之篡也

三

二

一



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以篡立而脩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

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大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令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

璧假為文**疏**注公以至所隱正義曰成會禮於垂既時之所隱

後書盟也言迎之成禮於垂者垂是衛地沈以為公迎鄭伯於垂知時史之所隱諱者傳不言書曰知非仲尼新意也

秋大水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

周公卒易祊田事在隱公許之三月鄭伯

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

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父易也**疏**注魯不至易也正義曰祊薄

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為文故傳言為周公祊故解經璧假之言也注又解傳之意

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

史官諱其實不言以祊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父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

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

則不可言也何則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為隱諱故也夏四月丁未公

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



見枋盟曰渝盟無享國

渝變也

**疏**

注渝變也

正義曰釋言文也傳載

其盟辭者以易田惡事而誓不變改見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也此時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謹及闡及其歸也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書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

大水

廣平

**疏**

凡平原至大水

正義曰洪範云水曰潤下言雨自上而下浸潤於土陂郭下

地可使水潦停焉平原高地則不宜有也凡平原出水則為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於土而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 注廣平曰原 正義曰釋地文也 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 冬鄭伯拜盟 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繆誤 **疏** 注鄭伯至繆誤 正義曰六年傳云

春秋正義

卷之五

三

改重刊

魯為其班後鄭注云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成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書自有闕文之類注既疑此事不云闕文而云繆誤者師出征伐貴賤皆書經所不書必是文闕若其事重使人雖賤亦書鄭人來渝平齊人歸謹及闡是也今以拜盟事輕若其使賤則例不合書故杜云若遣使來傳當云鄭人疑傳繆誤知非實是鄭伯為不見公不書者以魯鄭相親易田結好鄭伯既拜盟而來魯君無容不見故知非實是鄭伯止是鄭人而已 宋

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華父督宋戴公孫也 孔父嘉孔子六世祖

**疏**

注華父至世祖 正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

其子奔魯為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為孔子六世祖

目逆而送

之曰美而豔

色美

**疏**

目逆至而豔 則目逆既過則目送俱是目

正義曰未至



也故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豔者言其顏色好  
後曰美而豔為二事之辭色美曰豔詩毛傳文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孔父 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

死而禍 **疏** 宋督至孔父 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及其君 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弒君則云弒其君臣

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

君與大夫皆是國人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書名氏不得言其則王札子殺召伯毛

伯是也與夷是督之君言弒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及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為文言宋督弒其君據

督為文而上弒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據君為文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非督之大夫也仇牧荀息其

意亦同 注稱督至其君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知稱督以弒罪在督也

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持以孔父為名文七年

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為名因論為

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閭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

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孔父為國

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閭闈之教身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

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善例又為不安經書臣蒙君弒者有三直是弒死相及即實為文仲尼以督為有無君

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



者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擗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為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為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既其名孔則為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為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鄣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又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弒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

**滕子來朝**

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

子者蓋時王所黜

**疏**

注隱十至所黜正義曰杞行夷禮傳每發之此不發傳非為夷禮自是以下滕常

稱子故疑為時王所黜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則微弱猶為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為諸侯明能黜滕為子爵

**三**

**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

春秋正義五

五

余

也案有弒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稷宋地

**疏**

注成平至宋地正義曰成平釋詁文也宣十五年傳晉

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禦秦明其不出晉竟故以稷為河東之稷山此欲平宋故以稷為宋地

**夏四月**

**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

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

**疏**

注宋以至十日王義曰禮記明堂位稱魯君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取郕鼎是其備書之也鄭眾服虔皆以成宋亂為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巳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

**秋七月**

**杞侯來朝**

公即位而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潁川召陵縣西



南有鄧城注潁川至鄧城正義曰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鄧城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為蔡地

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

九月入杞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公及戎盟

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

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疏注傳例至策勳正義曰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

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

告不書之意也知隱不書至為謙者以隱是讓位賢君必不慢於宗廟假使惰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禮不應終隱之

身竟不書至知其以謙之故勞非所憚勳無可紀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故不告至也

宋本正義五

六

余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

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

之心而後動於惡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弑其君疏

君子至其君正義曰諸傳言君子者或當時賢者或指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記諸賢者期於明理而已不

復曲為義例唯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冶之罪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君子君子者

言其可以君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也此言先書弑君則其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

皆然非獨仲尼也督有無君之心而先書弑君者君人執柄臣人畏威每事稟命而行不敢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

父而取其妻非有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為公怒始興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弑君便似



既殺孔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弑君後書孔父會于稷以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

**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

變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為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為周公初故所謂  
**疏**  
注經稱至妄也正義曰

傳言為賂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是平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注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四國為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督乃更為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為惡之甚時史惡其指斥不可言四國為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為會之本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為周

春秋正義五

七

李倚

公初故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為周公初故故字在下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為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為賂之下者以周公初故其文約少得以故字在下摠而結之此則文句長緩不可摠而結之先舉為賂惡重所以云為賂故也然後始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往往無故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書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澶淵之會貶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責非尤過之狀知為諱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會諸侯于扈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正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無功不言諸侯會于稷而歷序諸國者扈之會晉為伯會諸侯以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齊桓為伯城而不終故貶稱諸侯此則齊陳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貶文知不為公諱不貶諸侯者以狄泉之諱唯沒公文其餘



皆賤此若必諱唯須沒公而已何須不賤諸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成平同義而彼言平此言成者史官非一置辭不同猶暨之與及更無他義所謂史有文質不必改也文十三年傳稱衛侯鄭伯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知

成平義無異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

**疏** 注殤公至公世 正義曰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即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

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邾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

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號師大敗宋師在隱

十一年是皆在隱公世也 **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

**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宋次正義五

八

李

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 **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

**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

**也以郟大鼎賂公** 郟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郟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部城 **疏**

注郟國至郟城 正義曰穀梁傳曰郟鼎者郟之所為也孔子曰名從主人故曰郟大鼎也公羊傳曰器從名地從

主人其意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屬主人是知郟國所造故繫名於郟劉君難杜注郟國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

部城郟宋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郟城俱是成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為郟國所為宋邑劉以南郟北部並宋

邑別有郟國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遙則郟國部邑何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

之疑以規其過如劉所解郟國竟在何處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



公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

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

令德以示子孫疏君人至子孫正義曰君人謂

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

也謂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德是行之

未發者也而德在於心不可聞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

之儉與度數文物聲明皆是昭德之事故傳每事皆言昭

是昭其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塞違之

事自滅德立違以下言違德之事德之與違義不並立德

明則違絕故昭德之下言塞違立則德滅故立違之上

言滅德立違謂建立違命之臣知塞違謂遏絕違命之人

也國家之敗謂邦國喪亡知猶懼或失之

謂恐失國家此諫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

是以清廟

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疏注以茅至之稱正義曰冬官考工記有葺屋

瓦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瓦傳曰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摠為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存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之所嚴其舍宇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立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大路越席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大路玉路祀天 **疏** 注大路至結草 正義曰路訓大也車也越席結草

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為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云王在馬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

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為路大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玉路為大故杜以玉路為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

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為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多矣

注者皆觀文為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綴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為王金象以飾車以其徧陳諸路故以周

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注皆以為金路以周禮金路

同姓以封玉路不可以賜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驥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緹釋例以所賜穆叔子驥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為賜車

之摠名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示質

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為一物豈清廟與茅屋又為別乎故杜以大路為玉路而施越席是方可以示儉

故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橫生異義以大路為木路妄規杜氏非也 **大羹不致**

大羹肉汁 **疏** 注大羹至五味 正義曰郊特牲云大羹不致五味 不和貴其質也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羹

清鄭玄云大羹清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是祭祀之禮有大羹也大羹者大古初食肉者煮之而

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也記言大羹不和故知不致者不致五味五味即洪範所云酸苦辛

鹹甘 **染食不鑿** 黍稷曰染 **疏** 注黍稷至精鑿 正義曰釋草云染稷舍

人曰染一名稷稷粟也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為染士虞記云明齊鄭云今文曰明染稷也然則染是稷之別名



但稷是諸穀之長染亦諸穀摠名周禮小宗伯辨六染之名物鄭玄云六染謂黍稷稻粱麥苽是諸穀皆名染也祭祀用穀黍稷為多故云黍稷曰染飯謂之食傳云染食不繫謂以黍稷為飯不使細也九章筭術粟率五十鑿二十四言粟五斗為米二斗

### 昭其儉也

此四者皆示儉

衮冕黻

**珽** 衮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鞞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



注衮畫至持簿正義曰畫衣謂畫

龍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衮是玄衣而畫以衮龍衮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績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禮注及詩箋皆云衣績而裳繡以此知衮是

衮畫衣也

畫文故云衮畫衣也衮衣以下章數鄭玄注司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

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

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毳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

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

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

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弁皆玄冕朱裏

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

經傳無文阮譔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制皆長尺六寸

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之心云廣七寸長尺



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繅前後各十二旒旒有五采玉十有二幣冕前後九旒毳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繅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蔽鞞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

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爲之故云蔽韋鞞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蔽鞞之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爲網罟以佃以漁則田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因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黃帝始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黃帝其存蔽膝之象未知始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蔽者易云朱紱之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鞞者案士冠禮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鞞是他服謂之鞞以冕爲主非冕謂之也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蔽爲韋鞞蔽之與鞞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之鞞云鞞君朱大



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鞞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鞞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鞞直色別而已無他飾也其鞞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鞞夏后氏山般火周龍章鄭玄云鞞兔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韋韋而已是說鞞之飾也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鞞之制也記傳更無鞞制皆是鞞義明其制與鞞同經傳作鞞或作鞞或作鞞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鞞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鞞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鞞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鞞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爲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絲故字或有爲絳者天子之笏以玉爲之故云珽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曰是有玉笏之文也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

春官玉藻注

十三

許

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忍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忘也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璽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裴潛見太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璽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爲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凡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摺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爲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茶謂舒懦所畏在前也圍殺其首鉤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首末皆圍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



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珽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一尺有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

以下度分 帶裳幅舄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 若今行滕者舄復履



注帶革至復履 正義曰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為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

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為帶帶為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

曰裳幅與行滕今古之異名也云若今行滕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福也所以自福東之鄭箋云邪幅如今行滕也福

束其脛自足至膝滕訓絨也然則行而絨足故名行滕邪纏束之故名邪幅舄者屨之小別鄭玄周禮屨人注云復下曰舄

禪下曰屨然則舄之與屨下有禪復為異屨是總名故云舄復履謂其復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赤舄者冕

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玄端之舄其士皆著屨屨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黑屨者玄端之屨其卿大

春秋正義五

古

詩詠

夫服冕者亦赤舄餘服則屨其王后禕衣玄舄禕狄青舄闕狄赤舄鞠衣黃屨展衣白屨祿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

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舄其餘皆屨其舄之飾用對方之色赤舄黑飾是也屨之飾用比方白屨黑飾是也 衡

統紘紵 衡維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紘 注衡維至上覆 紵從下而上者紵冠上覆 正義曰此四

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

以統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為

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統者縣瑱之繩

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統則統必織線為之若今之條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

瑱者或名為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皆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紘纓







行人謂之纁藉曲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  
公執栢圭九寸纁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注  
云纁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奠之時  
須有纁以之藉玉故小大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鎮圭纁  
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栢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  
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  
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  
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就成也五  
就謂五帀每一帀為一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  
行人聘禮觀禮皆單言藻或云纁藉未有言纁率者故服  
虔以藻為畫藻率為刷中杜以藻率為一物者以拭物之  
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  
固應禮之大者寧當舉拭物之中與藻藉為類故知藻率正  
是藻之複名藻得稱為藻藉何以不可名為藻率也玉藻說  
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箴功鄭玄云士以下  
皆禪不合而率積如今作幪頭為之也然則禪而不合纁率

卷之三十五

十一

長

其邊謂之為率此以韋衣木蓋亦率積其邊故稱率也鄭  
司農典瑞注讀纁為藻率之藻似亦藻率其為藻也詩曰  
鞞琫容刀故知鞞鞞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授穎削授  
拊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鞞二名明飾有上下先  
鞞後鞞故知鞞為上飾鞞為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  
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鞞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  
規杜也 **鞞** 鞞紳帶也一名大帶屬大帶之垂者  
過也 **鞞** 鞞屬游纁 游旌旗之游纁在馬膺前如索韉



注鞞紳至索韉 正義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鞞帶  
知鞞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上帶

為革帶故云鞞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  
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屬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為  
屬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屬者  
紳是帶之名屬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屬是屬為垂貌也  
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華  
辟垂帶皆博四寸上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緇辟下垂賈服



等說鞶屬皆與杜同唯鄭玄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為小囊讀屬如裂縐之裂言鞶囊必裂繒緣之以為飾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為帶名言其帶革帶然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縶繫衣裘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裏書之物為裘言其施帶施囊耳其繫亦非囊也若以繫為小囊則裘是何器若裘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即是紳帶為得其實游是旒之垂者旒之別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旗為之摠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案巾車王建大常十有二旒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其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其旒各如其命數其鳥旗則七旒熊旗則六旒龜旒則四旒故考工記云鳥旗七旒以象鶉火熊旗六旒以象伐龜旒四旒以象營室是也鄭司農巾車注云禮家說曰纓當曾以削革為之鄭玄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膺前也服虔云纓如索帶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馬膺有索帶是纓之遺象故云如索帶也案巾車玉路樊纓十有

卷之三十五

十一

吳省

再就鄭玄注云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纓以條然飾之木路翦樊鶉纓鄭玄云以淺黑飾韋為樊鶉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 **昭其數也**

尊卑各有數 正義曰藻有五采三采之有數 **注**尊卑各有數 正義曰藻有五采三采之



子玉琫而琕琕諸侯盪琫而瑇瑇是鞞鞞有數也玉藻云紳長制十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鞶屬有數也玉路十二旒金路九旒是旒有數也玉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數之與度大同小異度謂限制數謂多少言其尊卑有節數也 **火龍黼黻** 火畫火也龍

**火龍黼黻** 火畫火也龍

畫龍也白與

黑黼之黼形若斧黑與 **注**火畫至相戾 正義曰考青黼之黼兩已相戾 **注**火畫至相戾 正義曰考



工記畫績之事云火以圓

鄭司農云為圓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是衣有畫火畫龍也白



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為說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世衮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略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龍知其昭其文也

以文章明貴賤

五色比象昭其

物也

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

**疏**

注車服至虛設正義曰

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地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立於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昭二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注以天地四方六事當之五行之色為五色加天色則為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明之

**錫鸞**

和鈴昭其聲也

錫在馬頸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

**疏**

注錫在至

鳴聲正義曰鄭玄巾車注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鑣錫也詩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然則錫

人衣卷五

十一

天音

在眉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駟車鸞鑣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處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旂旗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旂端是鈴在旂也錫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玄經解注取韓詩為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為之故動則皆有

鳴聲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

**疏**



注三辰至之明 正義曰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鄭玄亦以爲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爲時節故三者皆爲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旌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摠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爲言也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登降謂上言也 下尊卑 文物

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 謂立

華督違命之臣

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

春秋王考王

十九

三

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

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

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

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

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

成王定鼎於郊郟

**疏**

注九鼎至郊郟 正義曰據宣三年傳知九鼎是殷家所受夏九鼎也戰國策稱齊

救周末九鼎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十一萬人挽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

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也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者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爲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

遷置西周乃徙九鼎處于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爲都又以尚書洛誥說周公營洛邑則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



營之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邲鄆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致大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即今河南城者晉時猶以為河南縣蓋伯夷**義士猶或非之**之屬**疏**成王定鼎宣三年傳文

注蓋伯夷之屬 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周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

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大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既平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矣檢書傳之說非武王者唯此人故知是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

**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

**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

春秋正義

二

三

**德**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疏**注

史至於魯 正義曰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是周大夫官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易文言文也**秋七月**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

**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

害中國蔡鄭姬姓 正義曰地理志近楚故懼而會謀**疏**注楚國至會謀 正義曰地理志

自丹陽徙此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郢城史記稱文

王徙都于郢地理志依史記為說此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芊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

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



本江陵是也昭王徙都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年而秦滅之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為楚武王是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炫云號為武武非謚也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惠隱之好冬公至自唐告

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

策勳焉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冬公

也正義曰凡公行者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事親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

告至不言告禰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

春秋正義五

三

李俱

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

則親告祖禰祝史告餘廟朝鄰國則親告禰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於其反也言告于祖禰明出時亦

告祖也出時不言祖者鄭玄云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雖親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摠言告

于宗廟也曾子問曰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

反言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為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

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勳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勳策勳當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公至

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傳所

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勳者非唯討伐之勳雖常事有以安國寧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



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諫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慢於禮者舉大例言耳其中亦應有心實非慢而不宜告者若行有恥辱不足為榮則克躬罪已不以告廟非為慢於禮也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為恥反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郕此則宜告

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而言或有所諱辟傳於伐見飲至之禮於宜見書過之譏於朝見書勞于廟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十七年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始得歸而書公至自會是諱其見止而以會告廟故傳曰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是因會而為之初必以會徵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為行時不以盟告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温遂圍許經書公至自圍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柰遂滅偃陽經書公至自會二文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竟而亦告廟者釋例曰陪臣執命大都偶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伐之雖不越竟動衆與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于廟也 注爵飲至功也 正義曰韓詩



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以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也摠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然則飲酒之器其名有五而摠稱為爵案燕禮爵用觚觶此飲至之爵不過用觚觶而已為人君者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為善之利故舍爵即書勞於策言速紀**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

有功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

**來稱會成事也**成會**初晉穆侯之夫人姜**

**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太子文侯也意取

於戰相**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叔

春秋正義五

十一

徐省

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疏**千畝之戰正義曰案周本

戰于千畝取此戰事以為子名也**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

晉大夫**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義以出禮**禮從義出

**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

**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疏**夫名至生亂正義曰出口為名

故云名以制義杖義而行所以生出禮法故云義以出禮復禮而行所以體成政教故云禮以體政以禮為政以正

下民故云政以正民今晉侯名子不得其宜禮教無所從出政不以禮則民各有心故為始兆亂也**嘉耦**

**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大**



子曰仇弟曰成師始非亂矣兄其替乎

穆侯

愛少子栢叔俱取於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服

**疏**

注穆

知栢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

侯至諷諫 正義曰大子與栢叔雖並因戰為名而所附

意異仇取於戰相仇怨成師取能成師眾緣名求義則大

子多怨仇而成師有徒眾穆侯本立此名未必先生此意

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栢叔將盛故推出此理因

解其名以為諷諫欲使之強幹弱枝耳人臣規諫若無端

緒馮何致言以申己志非謂人之立名必將有驗而何休

謂左氏後有與亡由立名善惡引 惠之二十四年晉

后稷名棄為膏肓以難左氏非也

始亂故封栢叔于曲沃 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

師為曲沃伯 靖侯之孫欒賓傳之 靖侯相叔之高祖父

相 **疏** 注靖侯至傳相 正義曰案晉世家靖侯生僖侯

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父故謂高祖為高祖父非

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言其得貴寵公孫

為傳相也此人之後遂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

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

立諸侯也

諸侯立家

卿大夫稱家

卿置側室

側室眾子也

**疏**

注側室至一官 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

之政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大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

是適子故知側室是眾子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十二

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



事故特言之案世族譜趙穿是夙之庶孫於趙盾為從父昆弟而為盾側室然選其宗之庶者而為之未必立卿之

親大夫有貳宗適子為小宗次者為貳宗以相輔貳**疏**注適子至輔貳正

義曰禮有大宗小宗天子諸侯之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為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適則總服之內共宗之其繼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禰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以總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遞遷也禮記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言大宗小宗之別也大夫身是適子為小宗故其次者為貳宗以相輔助為副貳亦立之為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

春秋正義五

二五

刑

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為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夫身為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為說故言別子為祖主說諸侯庶子耳其實異姓受族亦為始祖其繼者亦是大宗但記文不及之耳沈云適子為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為小宗次者為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為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

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

覬覦下不冀望上位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

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疏**注諸侯至服者正義曰

制為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要六服為中國夷鎮蕃三服為夷狄大司馬謂之九



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如其  
計甸服內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而得  
甸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  
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  
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是王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  
方六百里半之為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為八百里。計  
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八百里也。畿  
既不方，服必差改。故晉在甸服也。

惠之三十年晉

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晉

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

伐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鄂侯

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子哀侯于翼。哀侯侵陘

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 春秋正義卷第五







